

暗物质系列科幻小说之一

暗物质 无名入侵

◀ 姜文君 · 著 ▶

贪婪一旦叩开魔鬼之门，世界将是什么样子？



金城出版社
GOLD WALL PRESS

暗物质系列科幻小说之一

暗物质 之 无名入侵

姜文君·著



金城出版社
GOLD WALL PRESS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暗物质, 无名入侵 / 姜文君著. —北京: 金城出版社, 2019. 1
ISBN 978-7-5155-1763-6

I. ①暗… II. ①姜… III. ①科学幻想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8) 第 244650 号

暗物质之无名入侵

作 者 姜文君
责任编辑 郝俊伟
开 本 880 毫米×1230 毫米 1/32
印 张 5.75
字 数 80 千字
版 次 2019 年 1 月第 1 版
印 次 2019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印 刷 三河市百盛印装有限公司
书 号 ISBN 978-7-5155-1763-6
定 价 32.80 元

出版发行 金城出版社 北京市朝阳区利泽东二路 3 号 邮编: 100102
发 行 部 (010) 84254364
编 辑 部 (010) 64210080
总 编 室 (010) 64228516
网 址 <http://www.jccb.com.cn>
电子邮箱 jinchengchuban@163.com
法律顾问 北京市安理律师事务所 18911105819

目录

- 001 / 第一章 末班车
- 012 / 第二章 活人禁
- 022 / 第三章 死相
- 032 / 第四章 尸乱
- 044 / 第五章 复生之惑
- 056 / 第六章 看见真相的人
- 067 / 第七章 人间道
- 078 / 第八章 何处有魂灵？
- 089 / 第九章 凶兆
- 101 / 第十章 孤灯下的人
- 111 / 第十一章 夜幕下的殡仪馆
- 121 / 第十二章 肉之欲
- 131 / 第十三章 七月十四，夜行
- 141 / 第十四章 天火
- 151 / 第十五章 亡命派对
- 163 / 第十六章 诡铃
- 170 / 第十七章 “尸”曾相识

第一章 末班车

别无选择。因为世间的苦难，重重地压在他身上。

夏日的黄昏，一辆长途客车孤独地行驶在落日的余晖中。

雾，就这样毫无预兆地来了。纯白、浓厚的雾快速挡住了所剩无几的阳光，只残存着天上的一点模糊的光影，犹如被浮云掩蔽的冬月。

大自然中那些巨大的力量，如地震或海啸，全是以同样静悄悄且有催眠效果的方式出现，它们会让人类无知无畏，待其觉察时，已经无法逃脱。

雾团慢慢滚过柏油马路，将整条大路从视野中抹除，周围的树丛和不远处的农房被吞噬了，公路两旁的标志皆已不见，前后方的车辆也一一消失。

虽然这是海滨城市，但这样的大雾仍不多见。客车放慢了

行驶的速度。

“靠，雾怎么这么大？”司机嘟囔着。

“慢点儿开。”乘务员嘱咐他。

“师傅，啥时候能到站啊？”

“快了，快了，马上到市区了。”乘务员满口应答。

这是从林杨县开往大渝市的最后一班客车，车内 50 个座位只坐了一半。

夜，很快降临。原本被厚重的白色帷幕阻隔的视线，又陷入黑暗的深邃中。行走过无数次的熟悉道路，变成不可知的境地，只能小心前行。

车上的乘客觉得自己像观看某种超级视觉特效，电影导演的奇特梦想，抑或是童年时代的梦魇。只有车前大灯射出的光线，像勇士挥舞的宝剑奋勇撕扯着黏稠的障碍。

大雾白茫茫地压向车前的挡风玻璃。不知何时，除了前方几米远的一辆大型货车的尾灯，什么也看不见了。

“大刘，看好前面那辆车，慢点儿开。”胖胖的中年乘务员叮嘱司机。

他又掏出手机拨通了妻子的电话：“老婆，下雾了，今天得晚点儿回去了。”

“注意安全啊！回来给你下面条。”电话那头的妻子贴心地说。

“好嘞！”乘务员胖胖的脸上本来就不大的眼睛眯成了一条缝。

“你行不行？老夫老妻的还这么腻歪！”满脸胡楂的司机

调侃道。

“俺们可是自由恋爱，跟你那包办婚姻不一样。”

“呸！小吴要是知道你现在这包子样，还能跟你？”

乘务员小眼一瞪回道：“说谁呢？我家小子背后叫你光头强，嘁瑟啥？”

傍晚的车厢内是非常安静的，乘客除了低头玩手机和打盹的，其他人只能茫然地看着车外的黑暗，不知身在何方。偶尔，两个糙汉子的互相调侃成了车厢内的气氛调节剂。

坐在第一排的年轻人忍不住笑出声来。

乘务员回头瞧了瞧，摸着自己油腻的脸颊说：“笑啥？我年轻时候可是——你们咋说的？小鲜肉，知道不？比你小子可帅多了。”

“看出来了。”年轻人竖起大拇指，嘴角微微上翘，勾勒出漂亮的弧线，晶亮有神的眼睛中反射着车前的灯光。

其他乘客也笑了，车里沉默的气氛有所缓和。

售票员又拨通了市客运站的电话，汇报延迟到站的原因。

车厢里不知是谁剥开了一个橘子，橘子皮醒神的清香味儿传到众人的鼻孔里，触及每个人急于到家的心情。

售票员盼望着妻子的夜宵，只能咂咂嘴，拿起面前的茶水杯猛灌了几口。

“哎呀，多少年没见过这么大的雾了！”他感慨道。

“怪吓人的，跟鬼片似的。”前排的一个乘客说。

“这是末班车吧？”

“对呀，像那个鬼故事一样，好刺激啊！”

一对小情侣饶有情趣地交谈起来。

古话有云，白天不说人，夜晚不谈鬼。这“鬼”字一出，立刻将眼前的自然景象导向了更直观的内心体验，在密闭空间中，像古怪的气味般蔓延开来。

妇女怀里抱着的孩子极其配合地啼哭起来，圆鼓鼓的小脸蛋因用力号叫而涨得通红。坐在后方的几个小青年却兴奋地围拢在一起，摆出各种龇牙咧嘴的造型，互相拍起照片。

小孩哭个不停，任母亲怎么安抚也无济于事。邻座的一对老夫妻看不下去了，他们像变戏法般从包裹里掏出一样又一样的小玩具，有小鼓、风车，全是手工制作的，市面上难得一见。他们一边摇着小鼓，一边嘴里宠溺地发出“哦哦”声，哄逗着小孩。

哭声暂时停止了，小孩大而圆的眼睛追逐着风车转动的轮廓。

妇女感激地说：“多谢，没想到您还有这么多小玩意儿。”

“都是老头自己做的。俺们去城里看孙子，双胞胎！”老太太得意地说，末了还特意加重了语气。

“真好啊，你老两口真有福气。”

“呵呵！”老太太抿嘴笑着。

汽车戛然停止，乘客一致向前倾斜。

那几个小青年其中一个没站稳摔了个结实，大家都笑了起来。

他爬起来，觉得非常没面子，在面子比天大年纪的他愤怒了。如果车内开着灯，会看到他的脸一直红到了脖颈儿。

小青年扫视一圈，很快将怒火对准了斜对面的眼镜青年。他来到近前用手指着眼镜青年的鼻子问：“你笑什么？”

他头顶中间挑染了一撮红发，像一只刚长大的公鸡头顶冒出的红色冠子，摆明了虚张声势。其他几个小青年也顺势围拢过来。

“我没笑，别人笑的。”眼镜青年毫无气势地回答。

“我他妈的就看你笑了！”

车内的气氛顿时紧张起来。眼镜青年的额头渗出冷汗，心脏狂跳。天知道他有多懦弱。

“光头强”司机猛吼了一嗓子：“吵什么吵，车都坏了，还想不想回家了？”

司机脑门铮亮，一脸胡楂，膀大腰圆，只这一声吼的气势就镇住了闹事的小青年，连同眼镜青年都吓了一跳。“小公鸡”只得骂骂咧咧地回到座位上。

这时大家才把注意力集中到车上。

“咋啦？”

“怎么停车了？”

“没事，没事，我们下去看看。”乘务员站起来挥了挥胖胖的手臂。

司机打开车门，两个人下了车。

靠前排的小伙子也跟下来：“师傅，我去解个手。”

“别走远了，雾太大。”

“好嘞。”

光是无形的，然而此时的车外，光与暗以分明的界线分布

两边。在大灯照射范围内，人仿佛是安全的。此外，即使是白天无比熟悉的道路，此时也变成了恐怖的秘境，让人不敢涉足。难以想象，人类在没有火种之前的生活是什么样的。

年轻人深吸一口浓稠的空气，径直走到车灯光线所及范围之外，他并不害怕黑暗。那里，就像他的内心深处，除了仅剩的一点光明，已被无限的黑暗和静寂笼罩。

司机和乘务员分头检查车况。

“没事啊！”

“这边也没问题。”

两个人有些不解。

“你看，那是不是一直压在咱们前面的货车？”乘务员指着正前方模糊的轮廓。

“他们也停了？”

“过去看看。”

两个人向前方走去。

此时，车内的乘客好奇地注视着司机和乘务员，眼看着大雾一层又一层地罩住他们，使他们的身形越来越模糊，只有乘务员那身红蓝相间的衬衫还依稀可见，仿佛在黑色炼狱中舞动。然后，连他们的身影也消失了。

这是一辆40尺高柜的集装箱卡车，巨大的深绿色车身几乎被淹没在黑暗中，只有闪烁的尾灯昭示着它的存在。

走近卡车的正后方，他们看到车厢门敞开。

发生了什么事？

他们绕到前面的驾驶室。

“喂——”司机大刘用宽大的手轻拍车门。

乘务员用手电筒照了照，里面黑洞洞的，看不到人。

人呢？

他们又来到车尾。这里，除了一闪一闪的尾灯，一点声响也没有。

乘务员将手电筒的光束随意扫进车厢内，光束立刻被吞没，一点痕迹都没留下。

“进去看看。”司机提议。

“别，别，谁知道里面有什么，万一死人了呢！”乘务员向后退一步，这是他能想到的最坏可能。

“怕啥？真要是出事了，可别见死不救，咱立马报警。”

两人对视一眼，最后被强烈的好奇心驱使踏入了车厢。

不知是紧张还是空气稀薄，窒息感迎面而来，连温度仿佛都降低了，他们不由自主地缩了缩脖子。

14米长的集装箱化身一条冗长的通道，仿佛过了很久，手电筒的光终于被反射回来。

模糊的轮廓渐渐清晰，是一口大瓮。

乘务员的身体一直处于随时要跑的状态，此时，他也不免降低了警惕性好奇地凑过去。两个手电筒的光束聚在一起。

这口瓮通体呈深灰色，高约两米，宽一米半，十分巨大，看起来沉重无比。

“这么大的缸装咸菜的？”乘务员问。

“傻啊！这叫瓮。”

“那是干什么的？”

“说不准儿是古董呢!”

司机对古董并不在行，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大瓮给他的感觉十分古老。他带着敬畏之心伸手抚摸，陶土粗糙的质感传入手掌。

“别摸!”乘务员提醒。

“怕啥?”

司机不但摸，还敲了敲，坚硬且叩之铿锵有声。瓮身有雕刻的纹理，隐约可见精致的花纹布满表面。

“你看，顶上还有盆呢!”乘务员将手电筒光束上移，一个深红色的帽子形的陶盆扣在瓮口。

“里面装着什么呢?”

他们正想着，“嘎吱”一声，大瓮的顶盖裂开了一条缝，像突然张开的丑陋嘴巴。毫无预兆，瓮里伸出一只干枯的大手猛地抓住司机的头。

“啊!”乘务员嘶吼一声，一跃而起，丢下司机转身就逃。

人类，从直立行走那天起，果断地摒弃了坚实的前爪。然而，每到危及生命的时刻，又本能地四肢并用。

奇怪的是，也许是当时情况紧迫，让乘务员完全不觉，他竟然没有听到司机的惨叫声。如果不是自己的惊叫声刺激着耳膜，他甚至以为是自己的幻觉。

有的乘客听到了惊叫声，看到一个人跌跌撞撞地从雾中跑过来。是乘务员，他像见了鬼似的连滚带爬地回到车上。

不做任何解释，乘务员立刻关闭车门。

“喂，怎么了?”

“司机呢，怎么了?”

乘务员把肥胖的身躯缩成一团，不住地发抖，牙齿失控般地不停碰撞，就是说不出话。

“怎么了？”

“鬼——鬼——”乘务员表述仍不完整，但这个单音节已经足够骇人了。

乘务员的状态立刻传染给乘客，车里乱作一团，乘客纷纷站起，却又不知如何是好。小孩又哭起来。

“哐哐……”车门突然被用力敲响。

司机一声不响地站在门外，不说话，只敲门。

“哐哐……”这种强力的敲击声干扰了乘务员的心跳节奏，仿佛每敲一下，他的心脏就要停跳两次。

“司机回来了。”

“快开门啊！”

“别开门！”乘务员大喊一声，扑过来用身子挡住车门。

乘客被镇住几秒钟后，便不再听他的了。

“你咋啦，犯病了？”

“这大雾天让我们杵在这里吗？”

“不让司机上来，你开车？”

“还有人没回来呢！”

乘客七嘴八舌，几个男人过来想拉开乘务员肥胖的身躯。他不断挣扎，让几个人颇费了番力气。

车门终于打开了。司机头略低垂，抬脚缓缓上车，不急也不恼，自始至终没说一句话。也许是车内的灯光不够明亮，他的脸上好像蒙着一层薄纱，让人看不清他的表情。

乘务员瘫坐在过道里，将肥大的身躯紧紧缩成一团，嘴里嘟囔着：“完了——完了——”

司机重新坐回驾驶席，机械地开动客车。车灯在他脸上留下明暗交错的阴影以及诡异的微笑。

原本浮躁的乘客，此时就像被某种力量震慑，全都安静下来。谁都没有发出一点儿声音。小孩不再哭闹，只是瞪大眼睛，注视着前方。

他们忘了一个人。

下车方便的年轻人没有急着回去。公路右边的树林里，在一片黑暗中，只有烟头微弱的火星依稀证明他的存在。

他背对着车，专注地凝视着远方的黑暗，而黑暗也同样专注地望着他。

许久，他才将目光移回到客车的方向。从这个角度看，红色的客车就像迷失在茫茫大海中的一叶扁舟，摇摇欲坠，随时会倾覆。

估计该开车了，他纤细但粗糙的手指掐灭烟头，向客车的方向走去。

突然他停住脚步，狐疑地注视着前方。一股寒意已沿着他的脊椎上升，袭遍全身，手臂上全是鸡皮疙瘩。隐约间，他感到某处十分不妥，却又说不出来。到底有什么不对呢？到底是什么呢？

敏锐的感官和动物般的本能促使他后退一步。

“这车不能上。”内心有种声音提醒他。

他退到更远的黑暗中，屏住呼吸，眼睛一眨不眨地盯着

客车。

一般人认为，人类是先害怕，后来才有心跳加速的感觉和逃跑的欲望。然而，他的情况恰恰相反，这也是历史上许多一流战士的共同特点——面对未知的危险，他们先在生理上产生心跳加速、呼吸加快、肾上腺素分泌增加、唾液分泌减少等生理变化，并在第一时间做出最正确的应对，然后，恐惧、害怕等情绪才会袭击大脑。因为，活着才是赢家的第一本能。

那辆客车在静寂中蠕动了，载着半车乘客，驶向不可名状的黑暗。

第二章 活人禁

一切皆有定数。

8月7日夜晚9时，大渝市客运站。

调度室里弥漫着方便面散发出来的令人作呕的气味，至少对于常吃速食的人来说如此。调度老翟正在一口一口地吞吃着红烧牛肉面，没有任何的感官享受和味蕾的兴奋，他只想热乎乎地填饱肚子。

指挥车辆进出最繁忙的时间段是下午4点到7点钟，也是秩序最不好控制的时候。车站里旅客多，卸货的、取货的、送货的人穿梭如织，车辆出站进站，很不好掌握。车站一共有三位调度员，不但负责指挥车辆进出和旅客上下车，有时候还要帮助旅客提拿行李。忙到最后，他们腰都弯不下去了。普通人该吃晚饭的时间，他们只能随便啃几个包子。

老翟终于可以坐下来静静地吃点东西了。一碗方便面，陪伴着他等候最后一班客车的到来。今天下雾了，0AB4000 客车比预定时间晚了一个小时，估计也快到了。

正想着，汽车的喇叭声传来。透过调度室宽大的玻璃窗，他看到一辆红色的客车缓缓驶进车站。

不急，吃完面再说。

过了5分钟，消灭了一碗方便面、两个茶蛋和一杯茶水以后，他站起身准备出去。

“怎么感觉不对劲儿呢？”他突然有了这种想法。

然而，这也只是一瞬间的想法，他没有多想便向停车场走去。

推开大厅门，来到外面的一刹那，他终于想明白哪里不对劲了——没有人下车。

以往吵闹、拥挤的情况没有出现。

从停车到现在也有5分钟了，还没有一个人下车。

“是车门打不开了吗？”

他没有多想，疾步走到车门前，敲着车门喊：“大刘——小赵——”

没人回答。车站的灯虽不十分明亮，但基本的照明没有问题。他看到客车的每扇窗户都拉下了遮阳帘。

他绕到客车的正前方，想招呼司机下车，却发现车前挡风玻璃窗的遮阳帘、驾驶室侧窗遮阳帘也拉下来。整个客车隔绝了外界的视线。

“喂！”他喊道。

车内依然没有反应。